

## 做个好奇的孙仔——我办了几场香港人家族史写作班

我突然看到一条无形的线，因着大家开始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将很多不同的人生连结起来。



《尚未完场》两位导演：徐岱灵与祁凯达。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人很喜欢说，去日本旅行是“返乡下”。乡下在我们祖父辈那一代，是严肃而庄重的，是根之所在。香港人会这样轻易戏言，是因为很多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如我，大多都觉得自己没有乡下。但我仍深刻记得，小学注册资料时，是要填“籍贯”一栏的。我真正的乡下是中山石岐，小时候觉得麻麻的广东话很奇怪，睡觉她不说“瞓觉”，会说“眯觉”，她说乡下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我的父母会在香港生下我？而不是中山、台湾或东南亚？他们又为何离乡别井来到香港？香港几乎没有这种寻根文化。最近，我因为拍摄纪录片《尚未完场》，钻进了一位五十年代叱咤一时的娱乐大亨家族史，我虽然跟他们毫无关系，却看得津津有味。

主人翁欧德礼流着犹太人血统，但行事风格活脱脱是“香港仔也都得”精神，因为营运的璇宫戏院蚀钱，所以要地尽其用：早上播黄飞鸿粤语片、下午是林黛、葛兰的国语片、晚上则举办所谓高等文化的音乐会。我以为1949年后的香港只有落泊的难民、导致5万人无家可归的石硤寮屋区大火，但原来同一时空也有 Isaac Stern 和 Benny Goodman 一众大师在香港演奏，怎不被震撼！虽然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却提供了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生活的另类写照，甚至牵扯出香港与世界关系的种种细节，颠覆了我以为“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认知。

纪录片结尾有一句带点狂妄但又很有志气的话，由我的拍档兼“首席”研究员祁凯达说：“自己历史自己写，话语权要靠自己争取”。由细微的家庭史观照过去，不只是重新挑战主流论述，也将很多被忽视的人群，满有生命力的故事重新呈现出来。可惜，香港人不太读历史。反正殖民地不谈爱国与归属感，香港史从来不受重视。若要重构香港人的历史意识，家庭史应该是最好的切入点，史料文献就躺在那个十年没翻过的抽屉里，唾手可得，内容贴身易有共鸣，而且往往有惊人发现。



举办文献修复班，教大家如何保存发霉受损的家庭史料。图：作者提供

## 我和孙中山、胡适的距离

为了推广香港人做家庭史，我乘着电影《尚未完场》的余温，于今年初开始，着力举办了好几场“实战式”的工作坊，包括口述历史和资料搜集的心得。想不到这举动，竟然引来相识多年的朋友陈彦楷，向我透露他曲折的寻根故事。

成长于八十年代，陈彦楷小时候在新蒲岗唐楼长大，父亲做清洁，狮子山下典型的蓝领家庭。辛劳了一天回家吃饭的父亲，曾在饭桌上说过一个如传说般的家族往事：“孙中山常常去太爷在文咸东街（注1）的银汇打趸，有次见到孙中山把报纸倒转来读，太爷就问：‘孙同志，有何烦恼搞到要倒转张新闻纸睇睇呀？’孙中山答：‘在烦恼革命的经费...’”

听起来有点像周星驰电影桥段，但正因为父亲说得风趣，陈彦楷一直记在心中，更促使他长大后整理家庭史。

他对这位借钱给孙中山的曾曾祖父最感兴趣，但最初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直到找上了 106 岁的姑婆：“她一口台山话难以听懂，不停跟我说她爷爷的名字是‘富言公、富言公。’”后来几经转折找到乡下族谱，才对上姑婆口中的名字，其实是“赴贤公”才对。

这位祖先、即陈彦楷的曾曾祖父陈赴贤，昔日由台山跑到旧金山做中医，之后辗转来了香港做生意，家势显赫，有两个儿子在外国大学毕业。其中较有名的叫陈元英，1916年爱丁堡医学院毕业，是香港早期推动西方医学的翘楚，常常跟同盟会中人交往。陈彦楷在多本革命历史书（注2）中找到曾伯父的名字，还发现他儿子原来是香港青山医院（注3）第一任院长。不过，陈彦楷那一支派，却因祖父早逝，家产被瓜分：“反正去到阿爸一代已经很穷，小学毕业就要去搵食养家。”

为何要花那么多精力追寻今天跟自己再无瓜葛的亲戚？陈彦楷打趣回应：“有个朋友研究人类图，说我是图谱中的‘家族人’，又喜欢讲故事。”事实上，他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一头栽进这个无底深潭，家中长辈随机说一点回忆，他便要花上好几天找资料佐证：“最初去寻亲，其他人都奇怪我是否有什么企图，是否想找出未分的家产。我只是觉得家族的过去很神秘，想拼凑未完整的故事。说得伟大一点，我家的故事正是一部华人百年近代史呀！”

十多年前我认识陈彦楷时，他在搞社运，这跟他祖上搞革命，可有什么神秘的血脉相连？当然这也太穿凿附会了，有天他把家族史考究完，自有他的启示吧。

陈彦楷家中长辈喜欢话当年，但不是人人都这般幸运。回说我举办的家庭史工作坊，很多参加者都遇上同一个困惑，就是好难打开长辈们的口；问到家中往事，往往被敷衍过去，祖父辈的事迹在父母那一代已经断层。

这时，那些旧信件、出世纸、工作证等便成为家庭史的研究起点。每次工作坊，我都会邀请大家带一样“文物”来分享，其中 Winnie 的家传之宝令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Winnie 发现曾祖父曾获胡适题字“献金救国”，惊为天人。图：受访者提供

30多岁的 Winnie 有次回内地探望祖母，不知说起什么，老人家突然在一堆杂物中，找出一张受潮发黄的“废纸”，上面是四个毛笔手写大字：“献金救国”。那是七七事变三周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侨统一抗日救国总会，发给她曾祖父的证书。更惊人的是，题字人是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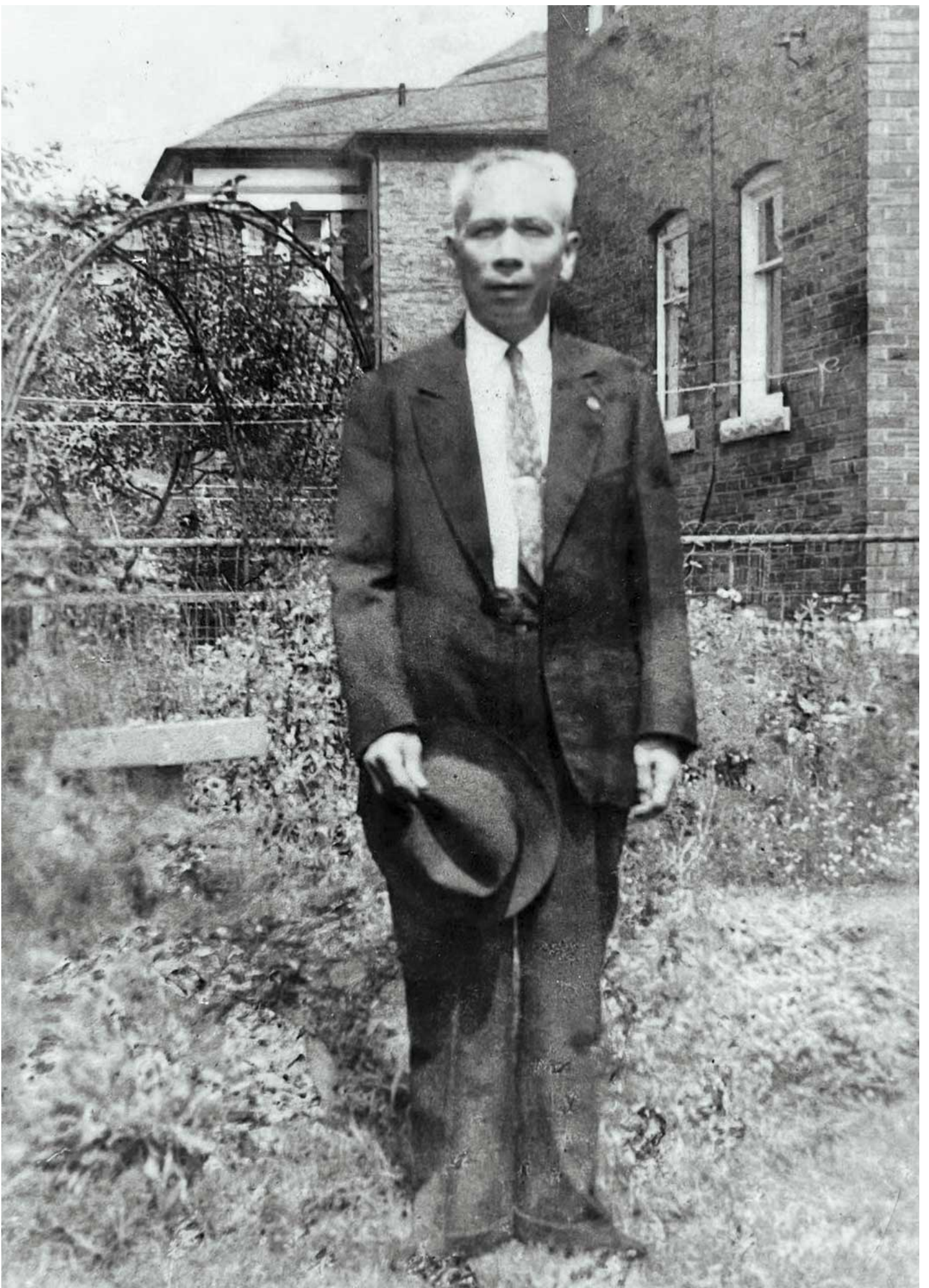
活了三十多年，突然发现自己跟有名的历史人物系上，她顿时惊呼起来：“胡适？教科书上五四运动那个胡适吗？有那么夸张吗？还是手写的哦！”多年后说起，Winnie 眼睛仍是瞪得大大的，震撼犹存。“但内地的家人竟然没听过胡适是谁，我马上取了这份文物回来把它装裱好。”

托赖曾祖父名字独特，也多得资讯科技发达，她在网上一查，就找到加拿大图书馆数码化了的旧报纸档案，得知他在唐人街颇有名气，也捐款无数。“我姐姐对这段历史无感，只是纳闷，要是太爷不爱国，我们现在就发达了。但历史没有如果，富家小姐是做不成了，我反而很想理解，太爷当年的爱国情怀是怎样来的。”

Winnie 很想探究当年家人的生活状况：“他们为何来了香港又要回去国内，毕竟这些决定最后影响了我的人生布局、我与香港的关系。”

在 Winnie 追问之下，堂哥传来祖父的毕业证书。她一直听闻阿爷在香港就读共产党开办的达德学院，仅此而已，直到望见真本又心头一震：“妈呀！原来我跟阿爷读同一个系！都是法政！世事兜兜转转，竟然有这种不约而同。”

祖父在解放后回国报效，后来因为地主出身成分不好，被派到北方去，据说挨坏了身子英年早逝。这段家庭史 Winnie 还是一知半解，但她想继续发掘下去：“太爷和阿爷都对国家贡献良多，但结局都不好。我觉得重新找寻真相，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



Winnie 的曾祖父在香港的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 家族史中，未被记录的一面

有人基于“致命的认真”钻研家庭史，更多人因为好奇而成为工余兴趣。家庭史在外国很盛行，过去廿年衍生了一个成熟而庞大的市场，有业界人士预计这个产业在2026年的收益高达 80 亿美元。其中龙头 [Ancestry.com](https://www.ancestry.com) 是一个网上资料库，靠电脑扫描人口统计调查及各类型的政府文件，帮顾客以姓名寻找家族渊源。

华人世界做得较好的有“[中华家脉](#)”，靠族谱、出入境档案和墓碑制作资料库。免费的史料也数之不尽，例如 [newspaperobituaries.net](https://www.newspaperobituaries.net) 就搜罗了英美加各大讣闻平台，百年前离世的平民百姓都有机会找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

我也见过外国出版“追踪你的 xx 祖宗”系列，xx 包括以地区划分，例如苏格兰、威尔士、伦敦、列斯各地祖先；以职业划分的有空军、海军、打过一战的、从事医护、开矿、铁路的祖先；独特一点的以贵族及教区 (parish) 作切入点；当然少不了以种族区分的专书，针对不同家庭特性，引导你使用不同资料库或关键词去寻人。

这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五十多本，试想我们华人世界，要是有人有专书教大家追寻五邑各区的氏族历史，或是指导如何从文革文献、革命史料中找祖宗，实在功德无量，甚至会成为一门生意？有没有人坐言起行？

有从事华人家庭史研究的，都知道中国人家族文献，相比西方的准确度明显不足，甚至为了光宗耀祖，族谱有杜撰成分。撰写《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 Joseph Esherick 就提到，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个人书信纪录少之又少，正式的家族纪录大多只有男性角度，选材狭窄，流于歌颂和强调忠孝之道，难以让人了解家族中人的关系与矛盾。

因此，跟长辈做口述历史，显得更为重要。工作坊参加者袁慧筠说，萌生访问爸爸的念头，是源于一个迫切需要——因为他患上帕金森症。

袁爸爸年轻时在虫鼠队当公务员，那时候廉政公署还未成立，贪污成风：“上司叫我收黑钱，我不做，他们便调我去港督府，守了九年，很可怜。”但袁爸爸没有因此选择“躺平”，每天辛勤打理港督府花园，有空便躲在茶水部读英文自修。

他在录音访问中回忆，港督麦理浩每天晨运都遇见他，有次主动打开对话：“小朋友，你干嘛天天都在这里工作？”袁爸爸答：“因为怕蚊咬到你，所以天天都来。”麦理浩后来给他写了两封表扬信，还一年加了他三次工资。



COLONIAL SECRETARIAT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1st June, 1967

Dear \_\_\_\_\_,

I am particularly pleased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of the way in which you, through your devotion to duty, have been steadfastly carrying out Government's service to the public during the recent disturbances. This maintenance of normal service is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calmness of the public at large.

I now ask that you continue in this way. Please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revention of rumours. Should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which you think may help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good order quickly tell your head of department or section directly.

The performance of your duties and your example are going far to restoring the normal times which we all enjoy.

(M. D. Irving Gass)  
Colonial Secretary

慧筠爸爸当年获得港督的推荐信，早已无法找回，但她发现另一封由布政司祁济时署名的嘉许信，在英文版背面是人手誊写的中文版，字体秀丽。图：受访者提供

到入住长沙湾公屋，袁爸爸见当区治安不好，自告奋勇上任第一届居民协会。我一面听着袁家的故事，一面在脑海重组香港公民社会发展史：廉洁的价值是怎样在袁爸爸那代人心中植根，成为香港人傲视亚洲的一项美德？自助居民组织逐一成立，当年社区领袖如何为居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没有民主制度下的充权过程是怎样？“公仆”概念是怎样在官僚体系中成形？袁慧筠也同意，当中可伸延的研究好多，但她最念兹在兹的，却不是这些宏大议题。

“父亲一生正直，乐于助人，而且坚持靠一己之力，推动改变。我在大学研究政策，也是想为社会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我回望人生有条轨迹，就是随着爸爸的脚步走。”刚退休的袁慧筠，打算未来专心整理爸爸的录音，好好书写他的故事。

“我生于十号台风温黛（注4）袭港之时，有时我想，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来到世上，好像生来有种责任，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记下来。”袁慧筠在工作坊上说这句话时，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此时另一位参加者突然举手，说自己有位亲戚也在同一天出生，长大后甚至改了个英文名做 Wander，大家笑作一团。我突然看到一条无形的线，因着大家开始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将很多不同的人生连结起来。





除了分享资料搜集及口述历史的心得，我们还举办了教大家保存及复修家中珍贵文件的工作坊。图：作者提供

## 迟来的本土意识，源于独特的人口结构

香港历史研究近年在民间冒起，各种旧照片专页、研究二战、殖民史的、地方志的组织如雨后春笋。有说是红线处处难以谈论当下，唯有回首前尘；也有说是近年本土意识抬头，香港人终于认真看待我们独特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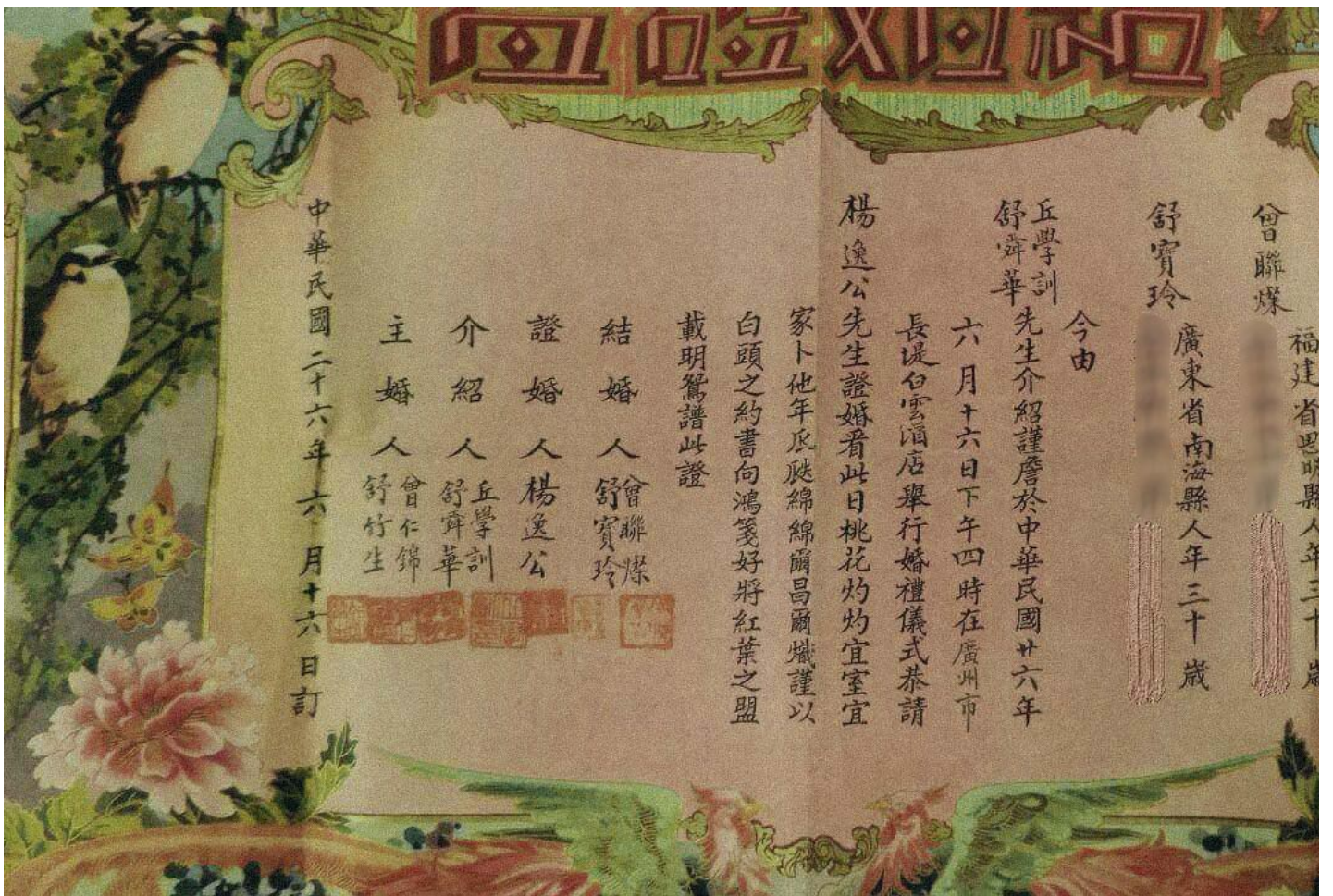
与其归咎政治原因，我更觉得这股本土意识觉醒，注定是在2000年后发生，而且牵头的大多是七十后、八十后一代，这跟香港移民社会的特殊人口结构有重大关系。正如前文所讲，战后香港收容了大量南来移民，要直到七十年代，本地出生的居民人数才首次超越非本地出生的，也即是说，直到40多年前，一大批“乡下就是香港”的人才正式出现。

那批人，也包括我在内。我们从小视香港为家，见识过末代的殖民地统治，跟走难南来的祖父母还有一面之缘，能够追踪到华侨或内地的连系。若要诉说近代香港家庭最曲折的往事，以及体会到其中迫切性的，必然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其中一位对记录香港历史很有触觉的，是我认识多时的一位同辈记者郑美姿。她最近几年致力采访和记录香港长者的生命故事，去年策展了一场展览会，展出逾百位香港平凡长者的生命故事，每个公公婆婆的人生皆获独立制作成一本“小书”。小书里面刊登了“那些年”的泛黄老照片、富殖民色彩的英属香港证件，以及约二三千字有关他们逃难来港、落地生根的文字故事。

展览中那些充满温度的文字非常动人，所以郑美姿被我拉去家族史工作坊当讲者，分享做口述历史的技巧。这次我邀请她为此文撰写一个小段，让大家、也让我自己，可从另一对眼睛回看书写家庭对社会的意义：





学者曾仲坚从祖父母的结婚证书中，找到家族跟国民党有密切关系。图：受访者提供

## 家庭史终归是人生的故事

郑美姿对平凡家庭的故事，有着义无反顾的肯定，不过在工作坊上，曾仲坚却存疑：“除非有天我成名了，否则实在价值不大，也没有人有兴趣看。”作为一名社会学系学者，他早就把家中的文献翻个透，毕业证书啦、1909年清朝还在时的出世纸啦，全部保存得宜，看得我们哗哗叫，他家是个博物馆吗？

其中一张文物级孤本，是祖父母的结婚证书，上面列有“介绍人”名字，一查不得了，竟然是国民党的少将。再键入曾祖父名字，还牵扯出跟大白兔糖工厂创办人的私人恩怨。手握众多线索，但他始终不太信服自己一家的历史，能有多大作为。

但他明明讲得眉飞色舞。

其中他姑妈的故事，跟社会结构或任何大历史瞬间都没有关系，却最说到我心坎处。曾姑妈人生大起大跌，曾经拥有一幢楼，最后竟被男人骗了。许多年后，那男人从国外寄了一个包裹来。曾仲坚以说书人的语气卖了一下关子：“你猜她如何反应？姑妈恨意未忘，望也不望就把箱子退走。我们家里人有时都会提起，很好奇那箱子里放了什么。”

我也不禁想，曾姑妈一生都活在悔恨中吗？她临终前有没有放下？我道：“这个很有画面，可以拍电影了。”曾眨眨眼说：“而那个箱子被退回的门口，我是去过的。”

家庭史的意义，其实很多学者早有专书论述，其私密之处对家人有特别意义，其公共性也是无可置疑。除了抗衡或补充主流大历史，当中跨越时间地域的情感共性，才是我觉得最珍贵之处。在大时代下，即使没有家国情仇，也有儿女私情，我们当下无法释怀的纠结，有谁没经历过？回顾当年祖父辈为何流落到香港，如何重新生活，最后牵引到我们为何存在于此时此刻。这是一趟令人感到安顿的旅程。

光说其他人的家庭史，那么我自己呢？妈妈说祖先在清朝当官，但文革后什么都没有了，跟内地亲属也没有联系，很难追溯。爸爸那边是农民出身，十多岁时经澳门来港，并没有偷渡游水被鲨鱼追杀的惊心动魄，然后做了大半生的士司机，似乎没有轰烈的大事可记。但最近香港闹哄哄在追讨的士司机没礼貌又拒载，我才突然惊醒，的士人生也很好看呀，也可以侧写一个行业由盛入衰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快将移民的两岁小姨甥，长大了只能靠我的记录，忆记那遥远的公公婆婆和香港。

笔者徐岱灵（左前一）与家人旧照。图：作者提供

注：

1. 文咸东街位于上环，商铺大多跟东南亚、新旧金山经商，或称南北行，现时还留有很多卖参茸海味的店。有说当年的银汇也会买卖军火。
2. 包括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及《成露茜论文集》
3. 香港首间现代化的精神科医院
4. 温黛1962年袭港，酿成183人死、388人伤、7万人无家可归。
5. 抵垒政策为港英政府对来自中国内地非法入境者的难民政策，于1974年11月实施。由中国内地偷渡到香港市区的界限街以南，即能获取香港居民身分；但若在其他地方被截获，即被遣返。由于非法入境问题严重，此政策于1980年底取消。
6. Gatrell, Peter. 2013.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Refuge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及 [香港年报](#)
7. 此论点参考了纪录片《尚未完场》，吴俊雄博士访问中的观点。

[#香港故事](#) [#香港历史](#) [#纪录片](#) [#香港](#)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